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顾颉刚中山大学时期 民俗学论集

顾颉刚

著

王霄冰

黄媛

选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顾颉刚中山大学时期 民俗学论集

顾颉刚

著

王霄冰

黄媛

选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顾颉刚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论集/顾颉刚著;王霄冰,黄媛选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2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吴承学,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486 - 8

I. ①顾… II. ①顾… ②王… ③黄… III. ①民俗学—文集
IV. ①K89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4568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王延红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麦晓慧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5.375 印张 2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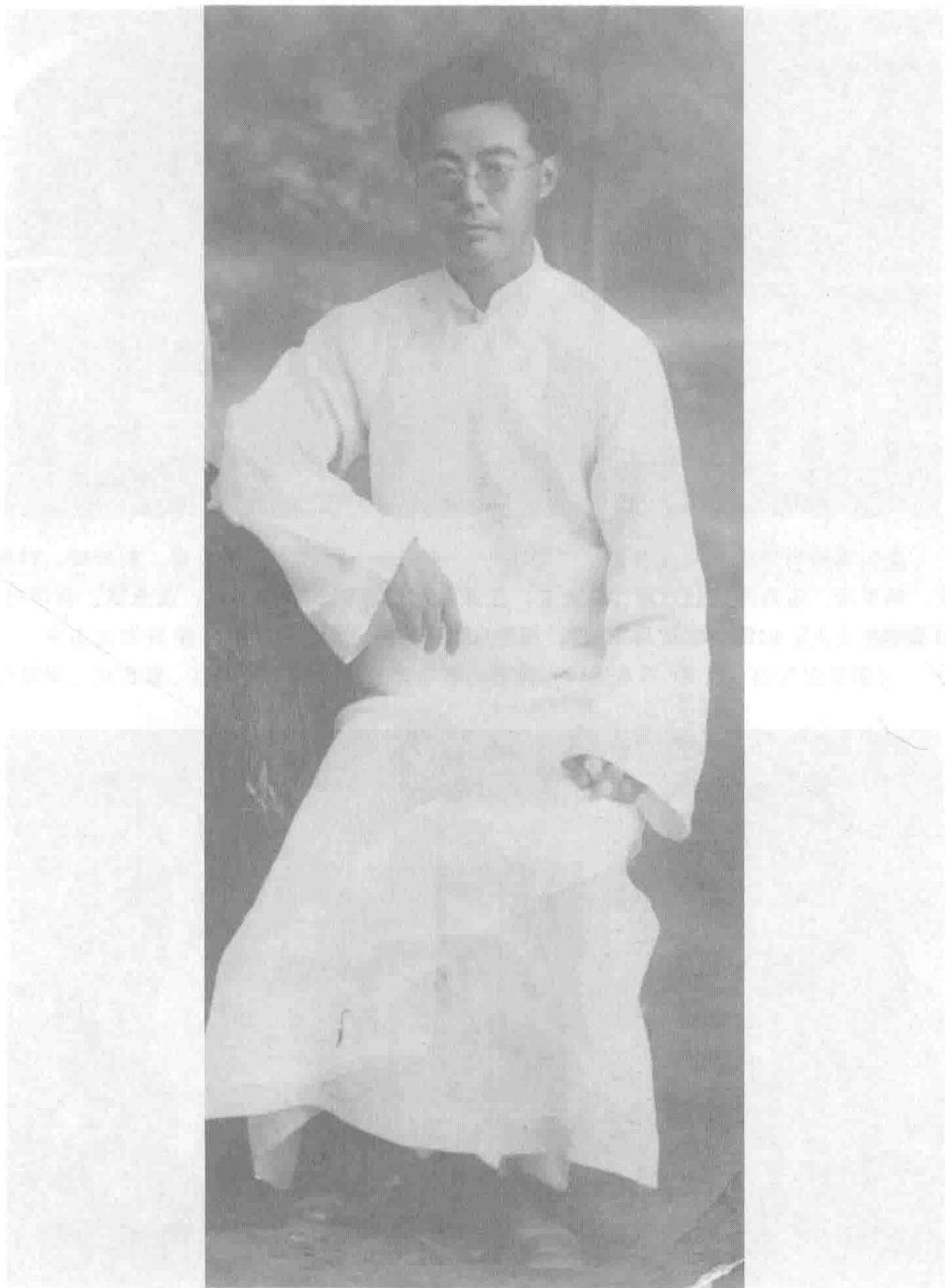
版次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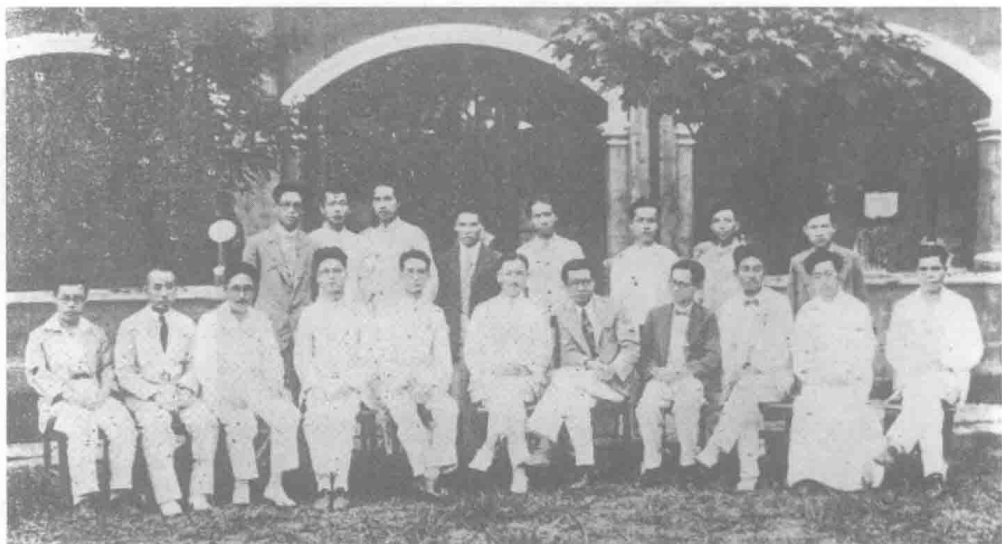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顾颉刚（1893—1980年），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留北大图书馆任助教。1926年任厦门大学史学教授。1927年4月起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其间亦代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同时与何思敬等人联合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并主编“民俗学会丛书”，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1929年2月离穗北返，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之后，先后在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先后主持《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主要著作有《古史辨》《三皇考》《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汉代学术史略》《当代中国史学》《中国历史地图集》《史林杂识》等。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全集》，全62册。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1928年6月，施爱东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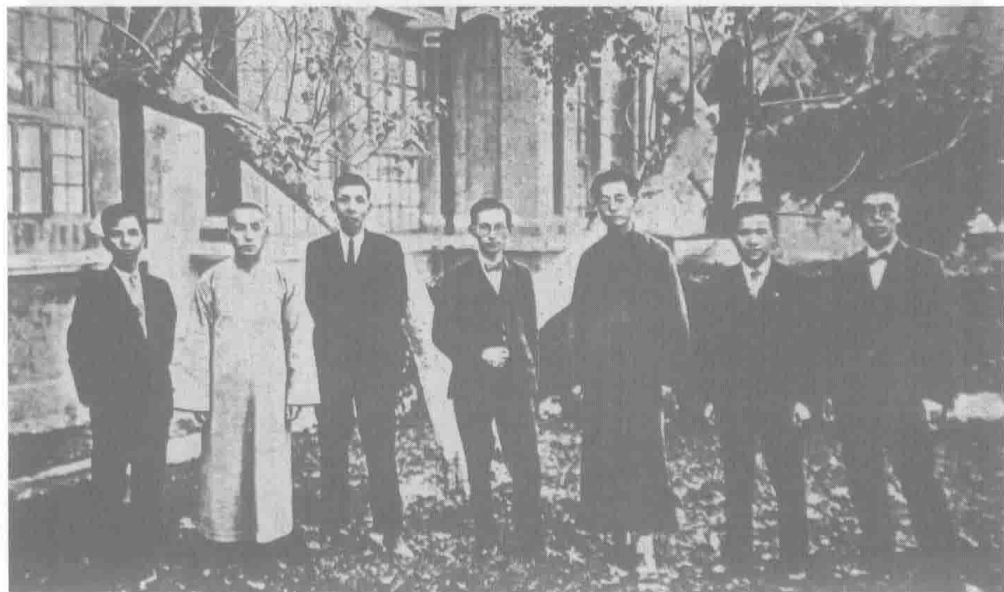
民俗学传习班结业同人合影。前排右起：陈锡襄、顾颉刚、杨成志、刘奇峰、钟敬文、戴季陶、崔载阳、刘万章、马太玄、庄泽宣、何思敬；后排右起：余永梁、容肇祖，以及学生6人。（1928年6月10日，施爱东供图）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人合影。前排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顾颉刚、沈鹏飞、黄仲琴、容肇祖；后排为事务员和助理员。（1928年12月，施爱东供图）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同人合影。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陈锡襄、庄泽宣、沈鹏飞、顾颉刚、刘万章、崔载阳、容肇祖、黄仲琴、佚名。(1928年12月，施爱东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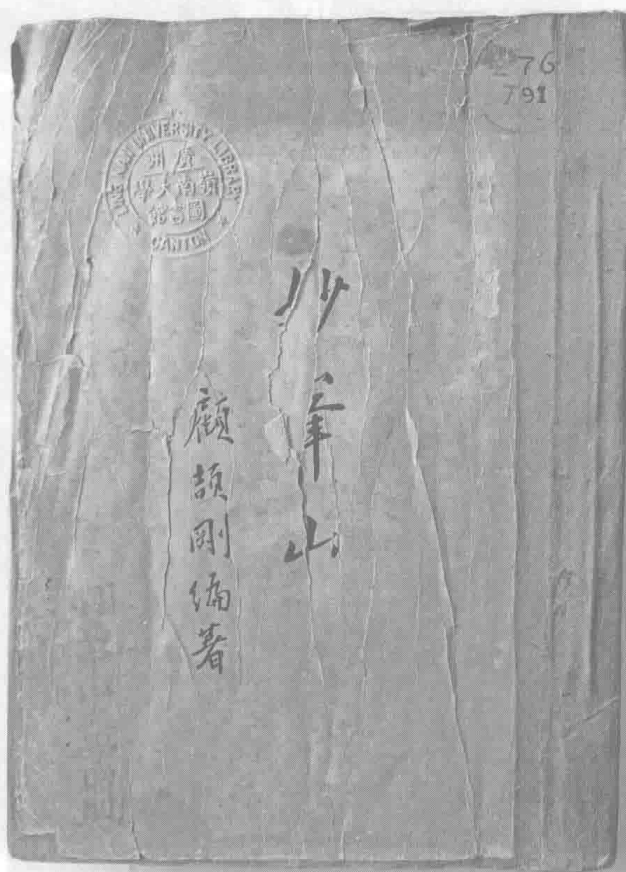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考古学会同人合影。左起：容肇祖、黄仲琴、沈鹏飞、商承祚、顾颉刚、余永梁、佚名。(1928年12月，施爱东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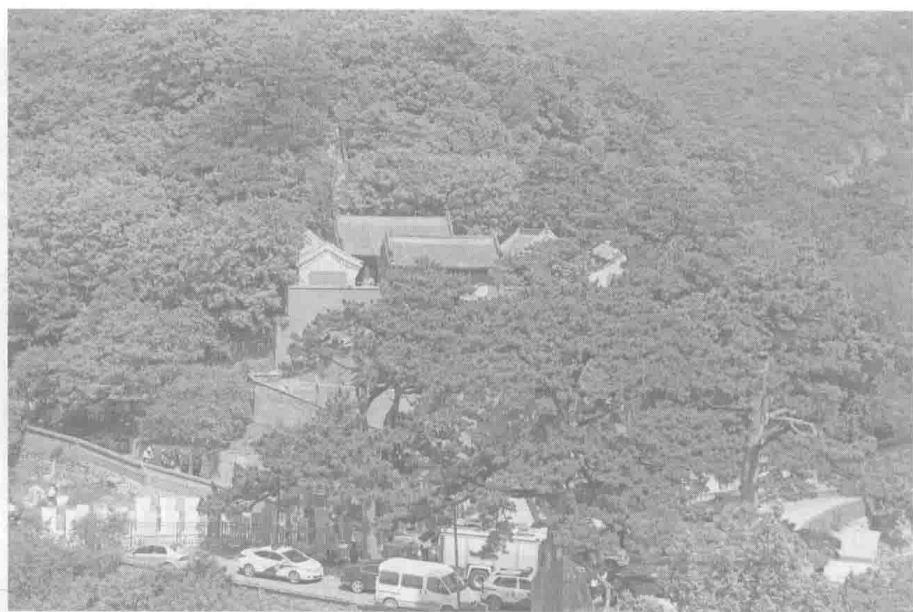
顾颉刚故居“适庐”近影（2018年，黄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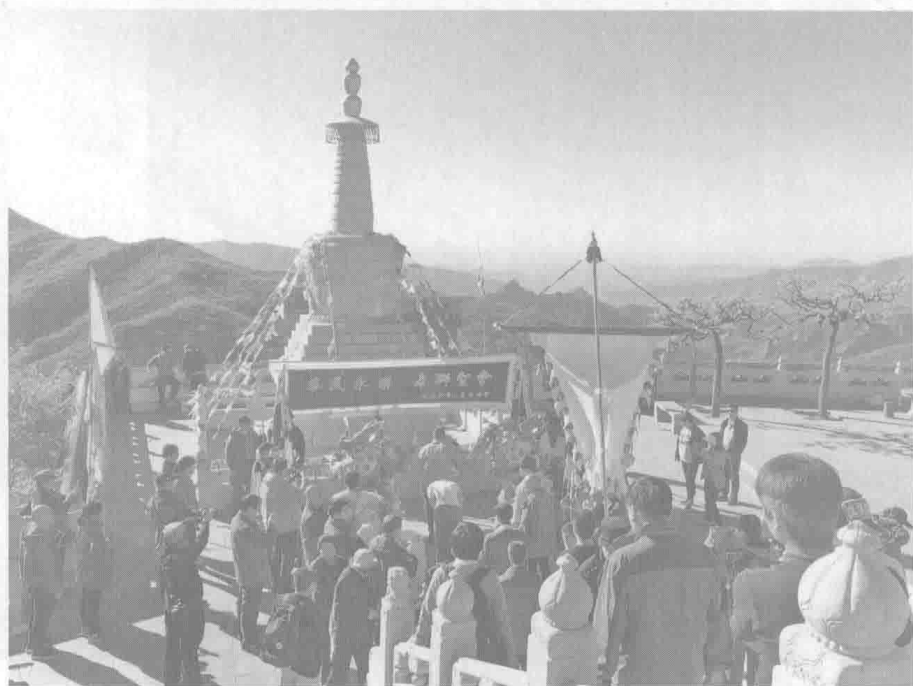
《民俗》周刊书影



《妙峰山》书影（黄媛摄）



妙峰山回香阁 (2018 年 5 月 22 日, 黄媛摄)



妙峰山塔及舞狮圣会献艺 (2017 年 5 月 7 日, 程浩蕊摄)



妙峰山香会打知 (2018 年 5 月 22 日, 黄媛摄)



妙峰山庙会之文会 (善会) (2018 年 5 月 22 日, 黄媛摄)



妙峰山香会会启 (2018 年 5 月 20 日, 林海聪摄)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教、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们都是顾颉刚的私淑弟子（代序）

施爱东

一

2011年年初，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全集》八集六十二册。此前，顾先生的女儿顾潮老师分别找了一批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帮助校对书稿。我接到的校样是已经四校之后的《读书笔记》，到我这是第五校。虽然发现错误的概率非常低，但我还是逐字逐字地进行指读。看了十几页还没发现一处错误，心里就有点沮丧，生怕自己成了无用之人。每发现一个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的字词，我总是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为顾先生做了点工作。

后来从顾潮老师处得知，被她选为“全集”校对员的三位民俗学者，分别是陈泳超、刘宗迪和我。这让我很惊讶，这三个家伙恰恰是民俗学界最狂狷的三个“革命党人”。我才疏学浅，干点粗活累活是情理之中的，陈泳超和刘宗迪那时虽然都还不是什么博导或齐鲁学者，却早已“粪土当年万户侯”，尤其刘宗迪，那可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鼻孔朝天的主，他们居然也欣然接受了这单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多少让我感到些意外。

某次酒桌上，大家说起这事，也忘了是谁最先感叹说：“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只有顾颉刚的书稿，能同时让你们三个人心甘情愿地俯首甘当校对了。”印象中酒桌上还有几位兄弟，语调一致地对我们仨接受了这么一项光荣而艰巨的“苦差”表现出真诚的艳羡，来自海峡对岸的钟宗宪教授喝多了，不断拍着胸脯要求我们向顾潮老师转达他的心意，如果还有没校完的稿子，他非常愿意躬与其盛。

我们都听说过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而我更愿意把顾先生摆在“真理”和“我师”的中间。后来我曾在一